

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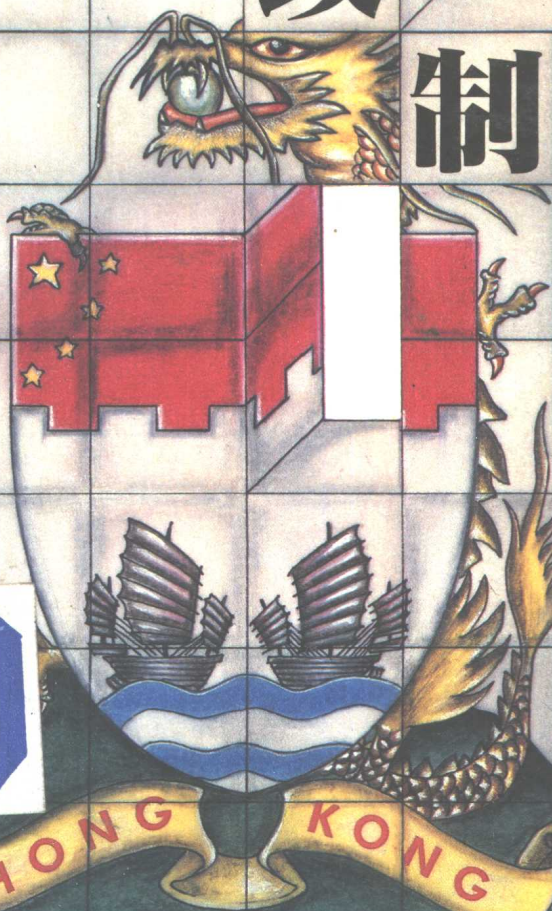
港

政

制

與
港
人
治
港

江偉文等著
廣角鏡出版社編



HONG KONG

香港政制 與 港人治港

艾凡、江偉文、楊森、
盧子健、鄭宇碩、馮煒
光、文子靖、石天、許
仲、曾雲、艾澍華、柳
華川、李約、東松、香
港大學香港前途專責小
組、李國強等著。

廣角鏡出版社出版

香港政制與港人治港

江偉文等著

廣角鏡出版社出版

華風書局發行

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95—7號八樓

莊士頓道184—6號

電話：5-753877

電話：5-749495

金冠印刷有限公司承印

定價：HK\$20.00

1984年9月初版

ISBN 962-226-067-5

目 錄

中共在過渡期怎麼辦？	艾 凡	1
北京對民主選舉深入表態	江偉文	8
香港需要三重政治架構嗎？	楊 森	15
政制改革的焦點在那裏？	盧子健	19
「港人治港」與民主選舉	鄭宇碩	24
趙紫陽肯定香港民主化	馬建光	32
建制階層如何看香港政制	文子靖	35
香港社區組織的未來發展	楊 森	43
過渡期的政制改革問題	石 天	58
民主政制的阻礙	楊 森	64
英國法有何弊端？	許 仲	68
英國法真貌	詹 雲	79
民主治港的回響	香港大學香港前途專責小組	88
調查統計與民意誤導	艾樹華	102
賢毅社的未來	項華川	109
透視鄧小平駐軍談話	李 約	117
香港的軍事防衛內情	東 松	128
台灣會隨「九七」撤退嗎？	江偉文	136
英國讓步的內情	江偉文	146
賀維訪華前的討價還價	江偉文	153
賀維訪華前的討價還價情形	江偉文	159
中英會談進展內情	江偉文	167
香港十三年如何過渡	江偉文	176
楊慕琦計劃夭折內情	曾銳生口述 李國強記錄	183
附錄：楊慕琦計劃建議書（1946年7月）...		210

中共在過渡期 怎麼辦？

艾 凡

中共放任自流，反而不好！

香港有些人相信「隔離論」、「緩衝論」，希望中共完全不接觸香港事務。這種恐共心理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但我們不妨想像一下，中共如果對香港事務採取完全漠視的態度，結果又會怎樣呢？

人人都知道，「港人治港」對中共來說，是一宗頗為重要的事情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另一方面，「港人治港」不但前所未有，而且荊棘滿途，香港人要治港成功，十分不容易。以中共做事的習慣，他們絕不會容許事物發展放任自流的，更何況這宗既重要又困難的事。他們首先一定會設法介入，使它不會出亂子，而且還會作最壞的打算，一旦出了亂子，他們要有能力控制大局，收拾大局。

要中共絕對不沾過渡期的安排，絕對不沾港人治港，是不可思議的事情，而且他們這種看法，也是合

情合理的，你做中共決策者，你也一樣會這樣做。

如果這樣的分析合理的話，中共真的對港事不聞不問時，我們反而會擔心！這只有兩個可能性：一是它放棄香港，但這不大可能；那麼，另一個可能性就只有它不喜歡當時的政府和制度，不合作，或者形勢發展下去不大妙，它要割絕關係，免背黑鍋。下一段時期，它會回過頭來，「撥亂反正」，收拾殘局。

最簡單的來說，假如中共不在港投資，香港誰能大量投資？中共不參與議會政治，誰有興趣做香港的「民選分子」？道理就是這麼簡單，「隔離論」、「緩衝論」等調子，說的人根本不經大腦，怕字當頭，怕到連基本分析都沒有了。

如何適當介入

因此，原則上中共在香港的介入，不單是必然的，而且是值得歡迎的。問題只在於如何適當的介入而已。介入得太少，香港人會怕，介入得太多，或者介入得不適當，香港人也怕。今天中資大舉來港，已成定局，也已經有人歡喜有人愁，現在只集中討論中共在香港適當的政治介入。

先從九七之後說起，「三三制」的最新「版本」是，將來的港人政府，親中、親英及中立人士都可參加，既非硬性規定各給三分之一，也非一定不通過民主途徑產生。換句話說，親中人士既參政，却也不會壟斷，這是可以接受的。事實上，如果通過民主及其他途徑，親中人士佔少於三分之一的席位，他們應欣然接受，因為他們主要的作為是制衡和監察港人政府的運作，使它一方面不但不出亂子，還繼續安定繁榮，同時又不損害中國整體利益。要做到這一點，四分之

一，五分之一也可以，無須斤斤計較。但是如果席位超過三分之一，起碼在初期他們應主動讓些位置出來，安定其他人的心，而且他們也要收斂一些，以免過度介入。

在實際運作上，中共如何達致適當的介入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，大量介入比較容易辦，加強集中勢力便成，小量介入則比較難控制，還要害怕其他勢力過分坐大，壟斷了決策，自己無能為力。從這角度看，中共要提出「三三制」，是可以理解的，我們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。

不能照搬外國模式

保存一定數量的委任議席，讓親中勢力有最起碼的介入是必要的。此外，只有三二個大政黨存在，執政黨和反對黨對抗的政治形式，也要考慮修改，以適應香港的特殊環境。美式總統制和英式首相內閣制，或許未必完全適合香港，類似議長制之類的形式，今後可以多探索一下。

要有多政黨的存在，首先各利益及政治團體一定要組織政策，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。我們試看一下完全沒有政黨的選舉，人材不一定最好，效率不一定很高，但各種力量制衡則十足，中共不會怕任何一種勢力坐大，或將香港帶到一個他們不歡迎的方向去。多政黨的布局，會達到中共安心的效果，以及使中共保持適當參與和介入，而仍使港人政府有一定的效率。

我們既知一兩股勢力興起是大忌，羣雄並起，會有利中共適當介入，那麼，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政治組織出現之外，還要求現有的非政治組織逐步參政，我們衷心期望，如中華廠商聯合會、南華體育會等，將

來都應提名一些會員參選。

香港市民一向非政治化，將來的要求則是普遍政治化，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。這矛盾一定要在未來十多年逐步解決。這是問題之一。問題之二：如何在多黨政治、議長制之類的形式之下，出現一個像現在港英政府那樣有效率的政府，這要求香港市民有一共識，做到港人政府在與各方勢力妥協之下，仍能穩步向前。此刻港人似乎有一共識，就是安定繁榮，但流於表面，這有待我們詳細探討和分析。

先要了解香港 熟習建制運作

我們對九七之後的政治發展，有了基本的分析之後，再回頭看看由現在到九七，中共在過渡時期之中所應扮演的角色：簡單的說，他們如何在過渡期適當介入，以有利到九七之後適當介入。

首先，由現在到九七，香港是港英管的，許家屯已經多次表明態度了。在九七之前，中共要介入香港事務，一定要依着港英定下來的遊戲規則搞，這是最基本的，如果過分自定規則，就會出現平行政府、共管的局面，這樣不單使人心寒，港英也會越搞越泄氣，不利安定繁榮。

要玩港英的遊戲，就要進入港英設計的參政途徑之中，具體地說，要進入三百多個諮詢委員會，十八個區議會，兩個區域議會，促進立法局的開政，進入立法局，投入港英建制之中，有幾點意義：

（一）表明中共願意以英主中賓的形式，與港英合作，攜手過渡，促進香港安定繁榮；

（二）以行動向港人及外國投資者証明，中共認可現時制度，落實九七年之後五十年制度不變，增加這

承諾的可信性；

（三）在本身參與作為示範，鼓勵其他市民參政，做到多政黨的局面能出現；

（四）積極的協助港英搞好香港，不出亂子，繼續安定繁榮；

（五）從中了解香港政府機器的運作，吸收治港的經驗和技巧。

對於委任的人物，中共一定要設立贏得港英的信任和尊敬，千萬不要施加壓力。要港英信任，中共一定要表明目標，既非是管，也非搗蛋，而是在港英的領導之下，貢獻點力量；中共更要能提出一些土生土長的真正港人出任這些位置，要港英尊敬，中共提出的人物，一定要真正有貢獻。不是光佔位置，這是很困難的事，親中陣營既缺乏港英的信任，又少人材，即使如此，這條路也一定要走。

中共應在香港扶植人材

至於競選，中共更要抱積極的態度，提出適當的眞有能力的人參選。參選時的口號政綱等，一定要實事求是，眞正立足香港，促進港人利益，並且非一面倒的反港英。這一方面，人材同樣是問題。

中共能否適當地介入香港事務，關鍵在於是否有足夠和適合的人材，中共在香港，永遠都有可觀數目的愛國羣衆，但要在政治口號之下眞正動員起來，恐怕不很容易，而且除了抗議示威與投票之外，嶄新的介入香港途徑，也無須動員羣衆。香港左派所缺乏的，是有能力、年輕的知識分子，專業人士。中國這麼大，這一類人一定有，但首先要放在極端缺乏專業和知識分子的中國大陸，其次，他們來到香港不但不熟港情

不能適當地介入，更會引起香港市民的猜疑。在香港左派的文教系統十分狹隘，自己不能生產大量人材，香港高等學府，六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的，七十年代出了意識上較為傾向於中共的「國粹派」，雖然他們在數量上是少數，能量卻很大，只不過幾經反覆，今天的「國粹派」大都灰溜溜，而再沒有接棒人了。

剩下來只有一條選擇，中共要在香港各階層之中，逐步組織和扶植一個年輕的親中陣營。我在他報文章中稱之為「新」左派。這個「新」左派在香港土生土長，但有一定的民族意識，他們意識形態上未必會係現時左派那麼單純統一，正因為如此，他們更能正確地反映香港的特殊情況，此外更能實事求是地處理香港事務。這對中共來說，會是一個新的課題，但在香港來說，如果一個較為開明和有能力，較有地方色彩的「新」左派能建立的話，會是未來安定繁榮的福音，而且有助中國統一的發展。

打破狹窄圈子 建立新型組織

具體來說，中共應該根據新訂的愛國要求，在香港各階層重新劃定敵我友關係，大力展開統戰，並且將一些新血吸納在自己的人大—政協體系之中。（有點工作，在政協已做了一點，人大則未展開。）此外，還可以設立諸如「基本法草擬委員會」、「港人治港諮詢委員會」等組織，進行吸納。更重要的是，「新」左派不能像以前那樣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之中，也不能對港英政府採漠視或對抗的態度，「新」左派不是共產黨，他們只是香港普通市民，有着香港一般人的七情六慾、喜怒哀樂。在政治方面，除了宣誓效忠英

女皇之外，他們可以什麼都做，投入建制，接受港英政府領導，一於搞好香港。對一些不良的政策，他們抱積極的態度去批評，目的在幫助港府和廣大人民。

「香餌之下，必有死魚」，我不妨重覆我的觀點一次，如果像過去一段時期般，純以實用主義的手法搞統戰，結果只會得到同樣實用主義的反應。港人治港可以有其理想性的一面，有理想才有憧憬，有憧憬才会有方向，有方向才会有正確的行動，有正確的行動才会有美好的明天——謹以此結語，寄望於香港的「新」左派。



鄧小平認為：「過渡期」的核心關鍵是參與。未來的港人政府，一定要以愛國者為主體。「基本法」要提前在1990年左右完成。

北京對民主選舉 深入表態

江偉文

正如英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歐文本月初所說：「英國已接受一項事實，就是它將無可避免地在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。對此，英國當局內部已甚少反對意見。」如今，有關香港前途的關注焦點已起了變化，「港人治港」是否可行的辯論漸成絕聲，如何「港人治港」，特別是「基本法」如何制訂、內容怎樣，「起草委員會」如何組成，何時公佈，等等，則逐漸成為大眾關心的新話題。而香港政制是否隨着這個歷史時刻進行「民主改革」，是實行協商制還是選舉制，則是本地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、「九七組織」和壓力團體特別關心的問題。《廣角鏡》最多本地知識分子讀者，深入採訪這方面的內容，也就成為記者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議員為何變了調子？

英國統治香港的一百多年來，過去是聽不到民主的聲音的，讚美香港目前政制的人，也只是說它沒有民主，但有自由。但最近以來，情勢一變，首先是「議員」帶頭，高官隨後，「民主」「選舉」，高唱入雲。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女士表示：立法局推行民選是自然發展的趨勢；翌日，《南華早報》把這個提法作為重大新聞處理。不久，英國「香港事務小組主席」布力克爵士兩次肯定「民主」的價值。後來，接近港府政務署的消息傳出：85年「區議會」和86年「市政局」選舉後，將會由區議員和市政局議員互選一些人入「立法局」。換言之，是用間接選舉方式推舉「民選立法局議員」。與此同時，「公務員本地化」的工作亦加速了步伐。對這種新動向，北京豈會無動於中？但它又有什麼看法呢？記者此次趁在京之便，訪問了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，對這個熱門話題，進行了一次相當深入的討論，值得向讀者詳細介紹。

記者首先問：港府真的推行政制民主化嗎？

「可控式民主」？

這位專家說：目前，它是講多做少。講是為了宣傳。「民主化」的步伐是緩慢的。在新的條件下，它的統治手法當然會有新的變化。但是，如果政制太開放，它害怕控制不了，英國和英資財團的既得利益會因此遭到重大損失。在這「過渡」時期，怎樣盡量維護和發展其既得利益，是它考慮的核心所在。政制如何改變，是受它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約制着的。「民主選舉」嘛，也是如此。我看目前階段，推行所謂「間接選舉」的可能性比較高，因為港府對此會易於掌握

和控制，會較放心。至於推行全面直接選舉這方面，我看它是存有戒懼的（弄得不好，其影響力便會全面消滅）。它最少要看看1985年選舉後的效果如何，對它是否有利而定。」

「但是，港府一些高官曾經向人暗示：香港沒有推行民主制度，是由於中國阻撓之故。究竟中國贊成在香港推行民主制度嗎？」我進一步追問。

積極參與「基本法」的討論

「民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。爲了人民民主事業，中國有志之士奮鬥了大半個世紀。中資機構、左派團體一向被排斥在港府建制之外，故在香港當前情況下，你們要民主開放，應該向香港政府爭取。至於1997年後香港的民主模式何者最好和最合理，相信在大眾積極參與「基本法」的討論中，會逐步求得較好的方案。事情很明顯：談判是中英兩國間的事情；至於將來如何搞好香港，則是中國人民之間的事情。中國政府一定會很好傾聽港人意見，你們也應該熱烈地把願望表達出來。」

「那你認爲香港將來的民主會是怎樣的方式？」記者乘勢追問下去。

選舉法是基本法的一部分

「我的看法是：它一定是資本主義式的民主。這絕不是權宜之計，說說而已。因爲在中國看來，上層建築跟經濟基礎是必須適應的。既然香港將來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，而且1997年以後的50年不變，那末，

跟它相適應的，就必然會有一套資本主義式的，或者像你們習慣說的西方式的政制模式、西方式的民主制。總之是現有制度不變，至於這套制度怎樣才能充分地反映港人意願，怎樣最有利於民生發展，最有利於促進香港的穩定繁榮，港人應該充分表達意見，那怕是不成熟的點滴的意見。將來的『基本法』就體現香港的制度和基本性的問題。而選舉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」

這時，放眼窗外，已是夜幕低垂。這位專家頻頻看着手錶，大有送客之意。記者只有使個緩兵之計，「再耽擱你幾分鐘如何？」我說。

一連串的根本性問題

「好！例如人權方面：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市民應享有什麼權？你可以積極、具體地表達嘛。你要實行最民主的模式，什麼是最民主的模式？這種模式如何與香港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呢？應該描述出來，供大家討論決定。又例如：代表全港市民施政的政權，它應有多大的權力？是承襲現有架構嗎？是代議制？是直接選舉嗎？特別行政區政府怎樣組織？議會怎樣代表各階層的利益？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係具體應怎樣？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關係怎樣？這些問題都很值得細想。」

北京如何看待各種不同意見

「一些年輕知識分子，渴望香港將來實現全民選舉制度；但是《明報》——一份擁有相當數量知識分子讀者的報刊的社評，則公開申明反對將來推行全民普

選制；又據說，許多企業家和專業人士也都反對選舉制，看來對這個問題，人們意見很分歧，很難解決吧？」記者實行翻山越嶺，把提問推向另一峯。

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，希望隨着97問題的解決，香港會變得更好，政制能開放些，合理些，並使他們能有機會一展所長，這種期望不但可以理解，而且應該肯定。他們完全有權利提出各種建議。另有一些人，他們認為一切政制變動都不宜過急，要漸進。行政局、立法局等等制度，既然行之有效，就應保留，不必更改，猝然劇變，對社會不利。也有些人認為選舉制未必能反映各階層利益等等，我們都應該聽。因為各階層人士如果都能把各種想法和方案公開出來，讓大家公開討論，集思廣益，這正是促成未來『港人治港』的積極因素。這也是很值得肯定的。中國政府不適宜『一鎚定音』，一則因為這不符合『港人治港』的宗旨，二則時間還有十三年，應該集思廣益，從詳計議。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是：要創設條件，反覆研究。辦法是要大家喜見樂聞的。包括民主協商或民主選舉的方式都應慎加考慮。如果條件成熟，可以進行選舉。我們只有一個條件，就是必須是愛國者。贊成和擁護中國統一的就是愛國者。」

萬一選出親台派，怎辦？

「如果實行全民普選，又如果選出一批親台派來治港，那中國會容許嗎？」

「親台派在香港的力量正在萎縮中，估計九月方案公佈後，它的處境會更困難。十三年後更不用說了。這是一個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很希望和台灣當局在

愛國統一基礎上聯合起來，攜手合作。所以，如果確有一批所謂『親台派』贊同國家統一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上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共同努力，我們又怎樣會不歡迎呢？」

最近，香港「市政局」委任議員蘇偉澤公開鼓吹，現時應中止談判，在英聯邦或聯合國監察下舉行投票，仿照新加坡的模式實行獨立。我問這位專家，對蘇偉澤先生的偉論有何高見。

專家說：讓香港同胞去批評吧！反正絕大部分港人不會同意他的「偉論」的。中國也不會贊同香港獨立。

記者在香港時，也曾和港府一位朋友討論過。很怪，他對全面普選有戒心，認為鹿死誰手，難以逆料。他還擔心，普選會引來社會混亂不安，而香港這個地方是容不得長期不穩定的。而且，左派力量也不容忽視，中資機構又越開越多，中國的影響力肯定會日益加強，如果左派一旦介入選舉，左派人士和左派的朋友，肯定會搶走不少席位！看來這也是這位朋友的擔心所在。我想港府要員們在制訂政策之時，也都不免有種種矛盾和顧慮。我注意到：2月7日港督尤德爵士的措辭是審慎的。他還說要使之切合時宜並顧及香港實際。看來港府想實行的是「可控式民主」。

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，怎樣照顧各階層人士的利益，的確是傷腦筋的問題。借箸代籌，我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：可否模仿美國的「兩院制」呢？！就是：一個院由全民分區選舉產生（猶如美國的衆議院），而另一個院則可包括各行業推舉的代表和各利益團體的代表（包括英資、外資、中資、宗教人士及其他階層、團體的代表人物）。甚至他們的任期也可以是梅花間竹式的，這樣，可避免某一勢力長期壟斷，達到反